

# 7080

2017.12 No.107

## 林亦軒 Lin Yi-Hsuan

生命就是一個陌生國度



林亦軒 The Black House spray, color pencil, oil on paper 127 x 122 cm 2013

# 生命就是一個陌生國度

## 林亦軒的繪畫

文 / 黃亞紀

在拉丁洲已經歷數個創作階段的林亦軒，在台灣宛如新星般散發出嶄新的抽象語言。2007年北藝大畢業、獲台北美術獎後，他在拉美的十年時間，經歷了人生與創作的各種起落。這般人生際遇並非只是個人所處地點的轉移：宏都拉斯、阿根廷、巴西—就可簡單對應的。語言、文化、生活的衝突遠大於藝術與創作者之間的內性往來，他的藝術不屬於任何情境的想像，而是一塊巨大的現實拼圖，以年輕生命的韌性填滿的同時，也充滿對存在的質疑與對殘酷的體認。

林亦軒最常發揮的紙上作品，綜合了多種技法與顏料，藉此提供同時既是不斷變化的抽象，同時又是比喻與敘述的圖像世界—就像「現實」往往是我們想像以上更廣泛、更全面、且更不真實一樣—他試圖描繪且呈現一種恆定、卻又經常混亂的狀態。2013至2014年製作的作品，或許就與拉美及台灣的多元文化一樣，他在創作這些作品時，受到文化轉換所經歷的所有現象的多重關聯、形式、感受啟發，促使他在作品中創造令人驚奇的組合與脫序，包含且壓縮大量看似無關的符號，重疊多種畫風與風格。切身碰觸到的語言問題，使林亦軒著重了語言意象的雙關，在獨具手感的筆觸噴漆以展現新世代表現的同時，承襲了台灣文人畫的文字書寫系統，不過林亦軒不再是文雅地引述中國古詩詞入畫，卻更是書寫、拼貼這些跨度文化的雙關語境。事實上，拉丁美洲應是全世界語言和音樂的諧趣意味最為複雜的區域，從188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，歐洲—尤其本身語言就深具俚語性的義大利人和西班牙人、葡萄牙人移民到了拉美，人們很快地就把某些歐洲語言的單詞變成了日常用語，有時做出輕微的修改。例如林亦軒畫中經常出現的圓形所指涉為蛋，而在拉美俚語中，蛋的意思會因使用對象和講話內容而有所不同，而在巴西是打招呼的用法與手勢。

在這樣的林亦軒作品當中，通常具備高度本能性與高度經驗性的抽象語言—前者高度本能性的部分流露強烈的感官，後者高度經驗性的部分需要知性的思索，也束緊了放縱的過度。也因此，他的作品顏色奔放卻單純，有時寂寥卻帶著一絲瘋狂的執念，這究竟是藝術家嘗試調和相對的想法與信念，或是企圖破壞任何固有的形式流派？總之，這些新發現的表現形式不受限制，且在他後來的幾年創作中帶來了同樣的品質。〈the black house〉（2013）、〈THE〉（2013）是這個時期的創作典型，藝術家在紙上綜合了他最喜歡的主題的示範，包括城市化，種族、身份，它們可感受拉美街道的多元和塗鴉，使用的複雜顏料和層次使畫面呈現一種協和自然的藝術外觀，林亦軒從概念上將文字和圖像結合起來，形成了文化游牧的氣氛—林亦軒確實是一個勇敢的旅者，他將他的發現轉化為畫面，我們可以看到膨脹的內容



林亦軒 the B Spray, Color pencil, Oil and collage on Paper 129.5 x 151.2 cm 2015



林亦軒 Picture place : Brazil, Argentina, Honduras Spray, Color pencil, Oil on Paper 151 x 121 cm ; 120 x 151 cm ; 151 x 123 cm 2013



和控制的色彩之間的對比，〈the black house〉限於藍色黑色和赭色的土色調，〈THE〉則更低調地環繞在綠色與棕色之間。林亦軒大膽地跳脫了一般旅者對拉美的想像——在這一點上，他確實也擺脫了旅行的他者角度而成為定居在拉美的一員，他曾經對我說：「我選擇另一塊未知的大陸而且先從國際志工做起，其中生活經歷都比在先進國家或歐美做一個留學生唸碩士、創作更具挑戰，這是我認真覺得身為創作者應該需要的韌性和考驗。在拉美，我不是個不食人間煙火的背包客，也不是個操弄着議題的浪漫創作者——那樣的角度就不會懂得『工匠之思』，不會有走街串巷、靠斧斤生活的體驗和視角。許多的創作者有文化史的知識和批評的訓練，但卻沒有與平行的『民間智慧』，也許能從美術學院畢業，卻仍不瞭解自己手裡做的『活』與現實是一種怎樣的關係？是什麼使我們可以成為一個以藝術為生的人？用什麼與社會交換？或者說懂得社會需要你做什麼？如果你提到專業藝術家，那究竟是什麼？是藝術獎項，還是藝術博覽會翻新的價格？！我從最初衷開始，讓我自己離開舒適圈歸零最從簡，因為我認為身為一個創作者，我能越早經歷那麼先身為個『人』，然後我才是個『創作人』。越多機會從根本去接觸其他文化其身份和環境，對於創作者是非常可貴的。」

左 / 林亦軒 THE spray, color pencil, oil on paper 242 x 151 cm 2013

2015到2016年間，林亦軒——就他自己的話而言——的作品變得更加活潑，但這段時間卻是他創作條件最為貧瘠的階段：曾經合作的巴西畫廊在2014年歇業，只能依靠打黑工後晚上些許的時間創作。但也就在這段時間，林亦軒開始朝北美洲發表作品，包括在紐約畫廊的個展與洛杉磯畫廊的群展，而筆者便是在洛杉磯群展中初識這位藝術家。此時期的作品，如〈Lemon〉（2015）、〈the B〉（2015）包含了豐富的圖像、手感、以及他後來不斷重複的一個奇特命題：蚊子的拆解（眼、口器、生殖器）、創造了寓言般的多維畫面，形體、精神常常在勝利、興奮、甚至絕望的情況下任意運行。林亦軒同時對藝術家的角色開始著迷，他深受美國垮掉一代凱魯亞克（Jack Kerouac）的影響：貧困、潦倒、一無所有、流浪，探索哲學與神秘主義的解放，最後似乎表達了人類感知和經驗的所有豐富，但最終卻又不可知的各種東西。他說到：「我知道垮掉一代是2011年在阿根廷時有朋友跟我提起，之後我便一直收集他們的資料。雖然我在拉美遊蕩一開始不是受他們影響，但這幾年我對他們團體的氣氛和作家的創作方式一直很有興趣，我的作品裡的『不穩定』物件（例如旗子、雞蛋、草、水等等）也多少受了他們文學作

左上 / 林亦軒 Untitled Mixed Media on Paper 33.4 x 41.6 cm 2017

左下 / 林亦軒 Untitled Mixed Media on Paper 48.2 x 60.8 cm 2013-2015





林亦軒 Stuart spray, color pencil, oil on paper 154 x 151 cm 2013

品的影響。當我思考如何點出拉美特質、或含括我這三年生活和創作的起落時，我便想到這段期間，他們的作品是我倚賴的精神糧食。」這次於亦安畫廊台北個展的題名【河馬啊】，便是來自凱魯亞克和巴勒斯（William S. Burroughs）合作的一本書叫《而河馬被煮死在水槽裡（And The Hippos Were Boiled in Their Tanks）》。

2017年以後的作品，林亦軒一方面在材料與命題之間達到更為精細的平衡，一方面顯現出更難解複雜的繪畫語言。林亦軒不斷在形象、抽象、描繪和重複性模式之間轉變，他追求另類的真理或現實，但卻不是用不滿與批評—他觀察、他體驗、他使用他的生命來執行。如他與我以電郵爭執時提到：「或許我讓你感覺我沒有自我整理，我也沒有一般藝術家的豐厚資歷，但是想請你理解拉美的環境，和一個處於拉美的創作者在生活與生存上之間的情況。既使如此，我對於創作者的身份和責任是非常慎重的，我用十年以上的時間和我自己整個生命歷程來執行。」林亦軒的筆觸充滿活力，與抽象表現主義的情感姿態一致，他創造豐富但不華麗的表面，用一種形式與形式相遇的邊緣與情緒的摘要相互切入，有時以猶豫與刪除（覆蓋）為特點，擴展了自發的線條感與創造性的色彩度，反映了繪畫工作的複雜情緒與深刻意義。相信這將使他成為抽象表現的創新繼承人。